

# 你不知道的 晚清

刘继兴 王伟 著  
818 NIBUZHIDAODE WANQING

中国文史类博客第一人 刘继兴

搜索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818

# 你不知道的 晚清

818 NIBUZHIDAO DE  
WANQING

刘继兴 王伟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刘继兴 王伟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18你不知道的晚清/刘继兴, 王伟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1. 10  
ISBN 978-7-5470-1579-7

I. ①8… II. ①刘… ②王… III. ①中国历史—清后  
期—通俗读物 IV. ①K252.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8791号

项目创意/设计制作 /  智品书堂

## 818你不知道的晚清

刘继兴 王伟/著

责任编辑：杨春光

出版者：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电话：010-58572701

电子信箱：vpc\_tougao@163.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170mm×240mm 1/16 17印张

字 数：24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470-1579-7

定 价：29.80元

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专有 傲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10-58572701

# 目 录

第一部 隔世听风雨	001
被当做惩办官员依据的晚清名著	002
正义记者叫停卖国条约以身殉职	007
晚清“花木兰”的人生悲歌	012
晚清第一暴发户的荒淫生活	015
清帝国向全世界宣战的荒唐决策	019
圆明园悲剧的历史真因	023
张之洞快刀处斩“假皇上”	028
曾国藩的“治家宝典”	032
最早称“中国睡狮已醒”的晚清外交家	035
左宗棠的“高等学历”来得不地道	042
洪秀全的那些顺口溜	045
太平天国扑朔迷离的两大宝藏	049
“老佛爷”也是红楼迷	054
晚清名流马君武也中过“美人计”	056
袁世凯的南北两面逼宫术	060

武昌起义之火是如何呈燎原之势的？	072
晚清牛人黎元洪何以称誉官场？	081
<b>第二部 但闻人语响</b>	<b>087</b>
保住上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晚清大佬	088
预言“清朝不出五十年必亡”的高人	091
晚清第一流人物胡林翼	094
疾恶如仇的“屠官”岑春煊	101
准确预言上海世博会的清末奇人	106
刘铭传在台湾创造了六项中国之最	109
武功盖世屡建奇功的晚清姐妹花	113
最早让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清末女杰	118
太平军中堪称完人的一位豪杰	121
敢于对慈禧说不的小人物	127
心系天下兴亡的“义烈宦官”	130
沈葆桢最早预言“东洋终须一战”	137
坐拥法国妻子英国情人的晚清名士	145
纳外国公主为妾的晚清巨商	150
“东西南北人”的奇闻趣事	152
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晚清大学者	158
<b>第三部 谁解其中味</b>	<b>163</b>
湘军两大佬间的江湖恩怨	164

六辞高官且痴情奇绝的晚清奇才	173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晚清第一重臣	180
近代首批留学生的悲情际遇	185
原生态俚语村言写就的奇特小说	188
通才刘鹗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	192
“译界之王”不懂外文为何却能狂赚读者眼泪？	202
痴心办学的清末“犀利哥”	208
为慈禧“捉刀”的三位画家	217
第四部 苍茫云海间	221
重兵在握的曾国藩为什么不敢称帝？	222
慈禧为何诛杀助其执政的第一功臣	225
康有为到底是“圣人”还是“伪君子”？	230
慈禧、光绪是如何成为蜡像模特的？	233
“老佛爷”的灰色收入	235
晚清官场的“秘籍”	238
科举制是如何在晚清“寿终正寝”的？	240
胡雪岩是如何被整垮的？	243
侵略者居然为大清建言献策	247
王士珍为何被称为“北洋之龙”？	251
晚清创办的影响甚巨的军校	255
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谥号颁给了谁？	261



## 第一部 隔世听风雨



## 被当做惩办官员依据的晚清名著

晚清小说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之风气。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由三十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连缀起来，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太后、军机、中堂，下至官场小人物等一百多个大小官吏，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们的各种恶行丑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为升官而逢迎钻营，蒙混倾轧，或侵吞公款，贪赃枉法；或卖官鬻爵，大发横财；或名“剿匪”，实则害民；或冒名得官，寡廉鲜耻；或媚外惧洋，奴性十足。作品犹如一幅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的百丑图长卷，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官场现形记》写于1901年至1905年，1903年至1905年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同时由该报馆分五编出版，每编线装六册十二回，共六十回三十册，近八十万字。《官场现形记》在报纸上连载时，几乎震动了整个上海滩，编辑部每天都能收到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有时多达上百封。有的赞誉作者是“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有的将作者比拟成“救世的手术师”，还有的夸赞作者是“锐眼的上帝”。

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晚清官场上风行，写的又多是实人实事，所以震惊了衙门和朝廷。关于此书的种种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于是，“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看来慈禧太

后读到此书后很是生气，并把清末政令倒行、法纪废弛的责任都归罪到了官员们的腐败、胡来、不争气上。她把《官场现形记》当成了惩办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抓人办人。

朝廷上的一些人对小说《官场现形记》恨得咬牙切齿。摄政王载沣就曾下令通缉此小说的作者，并令两广总督端方派人刺杀这个胆大妄为、扰乱社会的作者，取缔连载此作品的《世界繁华报》报社。由于当时《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署名是“南亭亭长”，因而官府在通缉“檄文”中就扬言：“只要抓到‘南匪’就格杀勿论！”

李宝嘉也不断收到恐吓信，甚至子弹和砒霜等警告物。他遇险不惊，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世界繁华报》报社（其创办人就是李宝嘉）化整为零。他本人迂回于英、法租界中“游击”办公，通过密友的关系，进行地下印刷。李宝嘉始终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受挫不折，报纸一日未停。为显示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豪气，他将笔名干脆改为正名，并且以诗言志：“往日醒尘梦，尔今更抖擞。慷慨告天下，仍作不平鸣。”如此，李宝嘉和他的《官场现形记》

终于躲过了劫难。章太炎评价李宝嘉是“固执大义，以文救国”的人。柳亚子先生则盛赞他是“强项不低首，力作扫妖氛”。就连当时远在日本留学的秋瑾女士都寄来热情洋溢的勉诗：“刺破画皮促民醒，元群不愧轩辕孙。”

在谈到晚清的“谴责小说”时，当时的人们喜欢将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但鲁迅先生评价说：“相比这两部小说，尽管各有所长，多有风骨，但从广度和深度看来，还



◇李宝嘉

是李伯元冠其首。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充塞爱国情的反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也曾说，清末的谴责小说以“南亭亭长（李伯元）与我佛山人（吴趼人）名最著”。

李宝嘉，字伯元，一字行，笔名“南亭亭长”、“游戏主人”等，186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由于幼年丧父，无法读书，他只好投靠在山东城阳做官的堂伯父李翼清处栖身。哪知这位“李大人”不知好好保护自己的“乌纱帽”，死抱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固执，和“小百姓”一起抗捐抵税，得罪了上峰受责。他一气之下，扔掉“乌纱帽”，愤然辞职，回到原籍老家常州。但他并没有去“卖红薯”，而是成天除了写诗著文外，就是辅导、指点侄子李宝嘉读书。

李宝嘉自小聪慧过人，在伯父李翼清的苦心培植下，到二十六岁那年，他参加考试，中了第一名秀才。翌年赴江阴乡试，按成绩，应名列金榜，可是典试官借口李翼清有“叛逆皇法之前科”而株连子侄，结果李宝嘉名落孙山。

1896年，李宝嘉只身闯荡上海滩，在法租界的一家商行找了一个“庶务”的差使，后来到《指南报》报社当了一名编辑。1897年6月，他干脆自己独立创办起一份《游戏报》。《游戏报》涉及内容广泛，有市井新闻、谐文、诗词、灯谜、碑传、楹联、酒令、论辩等栏目，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更令人叫绝的是，每期约五千字的各类稿件大都出自办报人李宝嘉一人之手，他文笔诙谐，寓意深刻，写的又都是与民众十分接近的人和事，所以一时间《游戏报》风靡整个上海，成为各阶层市民茶余饭后必读的报纸。李宝嘉办《游戏报》一方面是供市民休闲消遣，另一方面也是有感于国贫民疲、世风日下而“假游戏之说，以隐喻劝惩”，希望社会能有所改良。

《游戏报》问世后，颇受读者的欢迎，发行量很快由几千份上升到几万份，一度出现洛阳纸贵、供不应求、报贩加价出售的现象。为了对官场进一步批露和讽刺，他独辟蹊径，另外办了一份《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是中国小报的鼻祖，它们谈风月，说勾栏，刊载社会新闻，但更多的是嘲骂

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种种黑暗，为李宝嘉创作谴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官场现形记》虽然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每一回都有一个独立或相关的故事，而且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

胡适对《官场现形记》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和考据，他的话无疑是有根据的。当然，实际上小说中的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未必完全是影射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包括这一个在内的几个实有人物的集合。比如小说中的华中堂，可能主要指的是荣禄，但也可能包括了其他某些官僚。小说中华中堂回答贾大少爷请教的问题时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华中堂说的这个秘诀，荣禄可能的确说过，但据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识》载，大学士曹振镛也曾对下属说过。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又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磕头，少说话”。这种情况表明，“多磕头，少说话”实际上已成为晚清官场上通行的做官诀窍，同时也说明《官场现形记》确实如孙宝所说，“多实有其事”，又如胡适所说，“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李宝嘉因乡试“名落孙山”，没有进过官场，他何以对官场的内容、情节了解得如此真实具体呢？原来他的素材除部分亲眼所见的表象外，绝大部分都是他伯父李翼清提供的。李翼清的同僚幕友中，上至尚书、御史、钦差大臣，下至州官、知府、县令乃至盐司，几乎无阶不有。官场腐败，从崇洋媚外、卖国求荣，到逢迎拍马、贪赃枉法、尔虞我诈、欺上压下，及至吸毒嫖娼、敲诈勒索、迫害人命等，都有无数事例。李伯元透过现象深析其本质，认识到“封建制度造成官场魑魅魍魎所不有，实为历史一大污点。然数千年以来，颇少有为之发其奸而摘其覆者”。他用犀利的笔尖

挑破了位高、权大、名贵、威重的帷幕，将晚清官场的黑暗统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淋漓尽致地解剖了贪官恶吏的魂体：“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虎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

李宝嘉的作品除《官场现形记》外，还有《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以及《庚子国变弹词》等。《庚子国变弹词》写的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这一事件（史称“庚子之役”）：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海内沸腾，国人激于义愤。而议和照样糊成，以至当朝昏官骄奢淫逸，敷衍塞责成风，演变成种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罪恶”。开篇就令人触目惊心，推出清王朝杀戮无辜群众的场面：“这一杀，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刽子手们似觉忘了人生还有父母兄弟姐妹，连自己却祖宗不识、六亲不认，鸡犬不如。”接着就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用氯气炮攻天津的惨无人道罪行和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城“一鼓破城恣抢掠，宝物尽入洋贼手”等残酷手段和种种罪行。李大钊对李宝嘉的《庚子国变弹词》评价甚高：“《庚子国变弹词》不但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信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受难史、帝国主义的侵略史。”

李宝嘉的元配钟氏是山东雒口批验所盐大使钟履祥之女，继室庄竹英是浙江候补府庄义准之女，侧室王氏是台湾人。因无后，立堂兄宝章十子祖佺为嗣。1906年4月7日，李宝嘉因积劳成疾，病故于上海亿鑫里寓所，年仅三十九岁。国学大师章太炎为之亲题墓志铭曰：“一代爱国才子，千秋流芳人间。”这可谓对李宝嘉传奇人生的盖棺之论。

## 正义记者叫停卖国条约以身殉职

晚清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03年，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背信弃义，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进一步提出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的“七条”要求，强迫清政府接受。当时，刚刚从八国联军进京、狼狈西逃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慈禧太后，不敢抗争，欲与沙皇俄国缔结这一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以处理这一问题。

岂料《中俄密约》尚未签署，其详细内容就通过新闻媒体的公开报道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舆论为之一片哗然，国人群情激奋。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这个敢于将这一惊天消息公之于众的爱国记者名叫沈荩，他因此获罪而被清廷处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言被杀的新闻记者。

沈荩生于1872年，原名克诚，字愚溪，湖南长沙人。史载，其“性直倔强，雄于胆略”。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民族的危亡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维新变法期间，沈荩积极主张变法，认为要革新湖南，非有一番破坏不能奏效。他和湖南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多次接触，交往密切。唐才常与谭嗣同同乡，同师于欧阳中鹄，并称为“浏阳二杰”。维新变法失败



◇ 唐才常

后，沈荩留学日本，其政治态度也迅速由改良派变成了革命派，成为坚定的革命主义者。

一年后的1900年春天，沈荩从日本归来，在上海与唐才常等人共同组织革命组织“正气会”，随后又更名为“自立会”。沈荩任自立会干事。自立会公开宣布：“我等认为满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谋求“新造自立之国”。自立会以汉口为中心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以会党群

众和清朝下层士兵为骨干的“自立军”。自立军共有七军，湖北新堤为右军，沈荩为统领，下辖六个营。7月24日，沈荩携带花银二千余元赴新堤，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研究部署在新堤举行武装起义的具体事宜，并决定在8月15日举行起义。

唐才常在汉口指挥起义，但因饷械延误，起义时间一拖再拖，后决定于7月28日在汉口起义。谁知在27日晚，张之洞就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三十多人，查获自立军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及“富有票”等。7月29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

唐才常是自立军总司令，他领导的自立军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党及各地会党等诸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盟武装，其成立伊始，政治纲领就自相矛盾，宗旨模糊，兼之对英帝国主义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起义未给清政府造成沉重打击即迅速失败。但自立军起义是戊戌变法后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装斗争，锋芒直指掌握清朝实权的后党顽固派，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次起义还吸引了革命派参加，导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在新堤一直关注革命态势的沈荩得知汉口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主要领导人殉难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为了表示“继续以未死者之生命，完成已死者之志愿”的决心，会议决定提前举行起义。28日，“右军所部起事”。当天晚上，新堤卫队营偷袭清军水师营，各地自立军两千多人纷纷响应，自立军的黄绫旗“插遍全市”。然而，由于寡不敌众，沈荩领导的新堤起义也惨遭失败。

新堤起义失败后，沈荩并没有泄气，他很快又潜入北京、天津等地。在天津，沈荩受聘为“报馆访事”（即记者），同时兼任一家日本报纸的通讯员，开始以记者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八国联军控制时期，由于沈荩懂外语，且擅长交际，又有政治眼光和新闻敏感性，很快便与八国联军的部分人员混得相当熟悉。北京各界名流听说沈荩认识许多外国朋友，纷纷前去巴结。为了从这些贵族口里打听到有用的信息，沈荩尽量和他们把酒言欢，把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

19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沈荩从一个满清贵族口中得知中俄两国要签订密约的消息，他忧心如焚，决心在签约之前把密约内容昭示天下。但怎么才能获知具体的内情呢？他四处打探，一定要将密约的内容搞到手，并尽快在报端捅出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沈荩最终通过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搞到了《中俄密约》草稿的原文。他不敢有丝毫的迟疑，迅速将《中俄密约》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新闻西报》收到后当即原文刊登。随后，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为此出了一期号外。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在当时的社会反响可想而知。

在报纸上获悉《中俄密约》丧权辱国的条款后，国内外舆论一时大噪。全国人民都很气愤，对腐败无能、一味讨好帝国主义的满清政府更加失望，革命运动随之风起云涌。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在随时都可能激化的革命形势的逼迫下，陷入难堪境地的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

中俄签约计划成为泡影。沈荩的一纸新闻，保全了国家的主权，为那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赢得了集体荣誉，可谓居功至伟。

《中俄密约》的泄密，使颜面扫地的清政府气急败坏，他们立即派人全力侦查密约泄露的原因。此时的沈荩非但没有躲避清政府的追查，反而以一个革命家的冲天豪气，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联络李莲英，置慈禧于死地。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旗人庆宽和前翰林吴士钊。哪知软骨头的庆宽和吴士钊，在得知沈荩的想法后恐惧不已，决定出卖好友沈荩以自保。他俩联合向慈禧太后告发了沈荩。于是，悲剧便毫无悬念地降落到沈荩的头上，1903年7月19日晚上，沈荩在北京寓所被捕，落入了清廷之手。

沈荩被捕后，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在狱中写下了《绝命诗》四章，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另一首是这样写的：“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到底、慷慨赴死的豪迈之气。

审讯期间，沈荩毫不讳言自己的言行。本来因光绪皇帝出生在六月（阴历），故六月被称为“万寿月”，“例不行刑”，加之当时清政府正在操办慈禧太后生辰庆典，但慈禧太后还是下令将沈荩“斩立决”。后因惧怕行刑会影响“庆典”，慈禧太后这才发布谕旨：“着即日立毙杖下。”

1903年7月31日（阴历六月初八），刑部大堂八个狱卒手拿特制的大木棍，准备行刑。沈荩面对狱卒，朗声说道：“快些了事！”于是，八名狱卒轮流捶打沈荩的四肢和背部，时间长达四个小时之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横飞，“骨已如粉”，其状惨不忍睹，但自始至终未出一声。这时，堂司以为沈荩已死，下令停止捶打。不料沈荩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见沈荩还没有死，堂司又下令“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这是1903年8月4日与9月16日的《大公报》对沈荩之死的报道，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清政府以酷刑处死沈荩后，革命派办的报纸《中国日报》发表唁文说：“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

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清廷的残暴野蛮激起了社会公愤，连外国报刊也纷纷加以谴责。西方各国公使也因此事对清廷很不满。据 1903 年 9 月 14 日《大公报》披露：“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慈禧太后迫于各国公使的压力，只好也装出了“悔意”。

沈荩赴死一个多月后，章太炎先生以义愤填膺的心情在革命派的报纸《浙江潮》上写了一首沉痛悼念沈荩的诗《狱中沈禹希（愚溪）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章太炎先生笔下沉痛悼念的沈禹希（愚溪）就是沈荩。1936 年 10 月，鲁迅先生在他所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还引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这首诗。

沈荩遇害时年仅三十一岁，他被称为“最早为新闻事业献身的人”、“近代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沈荩事件在当时震动了国内外，这进一步暴露了清廷对外软弱妥协、对内反动凶残的本来面目，更加激励革命者为推翻清王朝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